

# 明羽师生 书画作品

## 从游·取径——明羽师生书画小序

○ 以 莱

作为工作室的导师，明羽有一段吹牛而又调侃的自我介绍：刻印人里画得极好的，画画人里书法极好的，写书法人里诗歌写得极好的，写诗人里菜做得极好的，做菜的人里长得极帅的……他还画瓷器，推崇民窑美学，建立自己的羽窑，创作致敬民窑的系列瓷器作品。时而也做书画评论，称自己所言为“明羽胡说”，常常在网上引起广泛争议。

其实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喜欢美食，钟情书画，有着自己明确的美学追求。他创立“实通书法学”，提炼出最方便的法门，进入书法最核心的审美。他追求笔墨精神，提出“笔墨关乎性情、性情关乎气节、气节关乎民族命运”的笔墨价值观，坚守文人画的“诗书画印”同修之路。

明羽钟爱大写意国画，有着雄厚的笔力和潇洒的性情。丈二大画一气呵成，笔力一以贯之，显示出深厚的基本功。近年来，他研究黄宾虹的笔墨，曾经临摹了一年黄宾虹的山水花鸟，得出了观点：黄宾虹并不是不可学，是要体会黄宾虹笔墨呼吸的节奏韵律，而不是学习他的表面面貌。他的作品，一度暗合黄宾虹气质。但他并没满足于此，近年来，他将这种具有呼吸感的勾勒，和夏加尔、雷东的绘画结合，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。

他自号眠虹散人，以黄宾虹为骨，以林风眠东方诗意为韵，开启新的探索，在他的眠虹艺术馆中，以澎湃的激情泼墨创作巨幅的荷花和睡莲，呈现出勃勃的生机……勇气是建立在才情和实力上。他幼承庭训，从小蒙养，后入学院体系系统研习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实。

没有传统功夫，中国画就是空中楼阁；没有探索精神，中国画就是化石和标本。人人都在谈论创新的时代，怎么走，都离不开这两点。

1975年出生的他，常说自己的艺术刚刚起步，但是大家都坚信，他会走得很远很远。

以莱、以茉、以葭、以葦从明羽学艺有年，经年揣摩古人经典。四人均立志承袭传统中国书画，在这个以视觉博出位的时代，颇为难得。

四个弟子，四种承接。她们各自接续了明羽的不同侧面——对传统的研究、对蒙养的重视、对工谨的表达、对开拓的勇气——却生长出全然不同的面貌。

以莱，1995年生。她初学画时，见明羽仰慕黄宾虹，骨法用笔、淋漓色墨，十分酣畅，便也画了一批。明羽喜忧参半：喜其韵味不俗，悟性可见；忧其心气太高，若起手便沉迷黄宾虹，恐基础不扎实半途而废，于是让她用寥寥数笔勾勒新罗山人的禽鸟图。有一年夏天，她反反复复勾写几百张，最后稍能入眼的仅三五张。她大叹：看着简单的写意，原来这么难！明羽的目的达成——画画要做到笔笔分明，是很高级、也很难的。

以莱承接了明羽对黄宾虹笔墨的研究，却没有止步于仰慕。她意识到基础的重要性后，开始在书法上下功夫，通临《曹全碑》《三坟记》，研习二王和董其昌行书；国画则从沈周入手，临摹《东庄图册》《卧游册》《九段锦》等册页，把沈周淳朴优雅的味道抓得细腻，又研究谢稚柳青绿山水，用笔沉稳笃定，设色典雅明净。她好学，工作之余常携速写本，一有空就勾勒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参悟理法。以莱从明羽处接续了对黄宾虹的研究兴趣，慢慢走向了以沈周筑基、谢稚柳为法的典雅之路。以莱平日亦喜属文，偶作小诗。受明羽先生熏染，善观察生活物象，试将“文与质”践行于每一笔线条之中。

学艺之道寂寞，默默耕耘，才能厚积薄发。

以茉，00后。十几年前，母亲带七岁的她向明羽学书法。她天资不错，回家后把明羽的范字一个个剪贴在本子上细心临摹，每周交一刀作业，明羽在上面画满圈圈表扬。后来明羽请美院硕士生来教学，她却不太听话，说只喜欢临摹明羽的字，依然偶尔拿作业让明羽指点，十几年不曾间断。大学毕业后，她说想从

事艺术，追随明羽，腼腆地表达了想在工作室边工作边学习的意向。

以茉有从小蒙养的书法根基。她模仿能力极强，通临《多宝塔》《曹全碑》《三坟记》，在宋人小楷和二王行草上下过功夫；写意花鸟从当代卢坤峰到扬州八怪、周之冕、陈白阳，都系统临摹过。而后一年专攻青绿山水，在吴湖帆、谢稚柳处着力，又上追文徵明，临摹了大量可观的作品。5.78米长的《桃源问津图》，山重水复，屋宇星罗，树木繁多，她竟一口气画了一个月，不必起稿，从头笔墨写去，气息连贯，构图无误。

艺事需要蒙养，而蒙养之途，得明师指点尤为难得。师者引其路，而后深耕，不致错失方向。

以葭，1997年生。明羽对她说：在北窗，把凳子坐穿，你就成了。她笑笑，没有纠结，每天八小时功课，一半书法一半国画，大半年下来，功力大增。以葭师从明羽之前经历过国美专业训练，但自述学到后来找不到方向。学院体系视野广阔、系统完备，但中国画的学习若缺少师徒传授，很多人便难以深入。在博大的绘画史面前，你很难找到自己、找到适合的学习途径。这时候，必须有一个人给你肯定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点亮你心中明灯的火种。

明羽将《道因法师碑》作为她的磨刀石，让她感受唐人书法的风骨。这种劲挺清秀的书风，既避免了工笔画家学瘦金体的流俗，又能捕捉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的原理，她渐渐把握住帖的气息，并有效运用到绘画中。她将学习定位在华新罗的禽鸟上，是一次无意选择——当她作业中展现出这一天赋时，明羽十分惊喜，悉心指导，她也认真完成了大量练习，此前还系统学过宋徽宗的《写生珍禽图》。新罗山人的禽鸟灵动传神，松活的气息数百年无人能敌。当她最近把一只锦鸡图放在明羽面前时，但见细致的勾毛之外，数笔挥写潇洒的翎毛，让人感受到珍贵的灵气，明羽欣然长题。

每一个人的探索之路不尽相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沉下心来，做好扎实的功夫，数年后，就会感受到所作的功夫焕发的光彩。

以葦，1998年生。2018年赴日留学，现为东大文化大学书法硕士、东京艺术大学美学硕士。她探索的路线更具当代性。工作室里堆满各种材料：丙烯、树脂、石英砂、油画布、刷子……也有墨汁和斗笔。她常常深夜创作，一地狼藉，很难想象一个个子很小的女孩会有这么大能量。

以葦自幼随明羽习书，却走向了更为开阔的现代开拓。她基本功扎实，对临摹的准确度几近苛刻，一行字往往临摹几十遍，老师认为可以过关了，她却还要再三纠结。艺术的标准从来不在观者，而在自我的探索与肯定。她一直在探索书法的空间性，这源于她本科专业——京都艺术大学建筑学的学习。她毕业时为父亲设计了眠虹艺术馆，此后便与建筑设计告别，但骨子里对空间关系的关注一直都在，硕士论文便是涉及书法本身存在的多维空间，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时则转向美学探究。

她的现代书法以单个大字或两三个字的字组为主，时而色彩斑斓，时而阴翳晦暗，却从未脱离书法的书写性。明羽评价说，她的现代书法是很传统的——写现代书法的人往往脱离书法的书写性，变成纯粹图式化的作品，那离书法太远。以葦从建筑空间转向书法空间，又从书法空间走向美学思辨，走的正是明羽所说的“笔墨背后”那条少有人走的路，在传统根基上开辟出现代开拓的新径。

艺事之难，在于境界，在于技精于道。故须于前人经典中揣摩再三，方能得其一二。若无明师指点，即便终日描写古人之作，亦难免信笔为体、缘木求鱼，终不得要领。即便绚烂，亦必昙花一现。明羽时时以此告诫门人。然窗外喧嚣，世道嘈杂，明羽亦不知能行多远。又闻“多少事、从来急，天地转、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，遂释然——当下就好。



本组图片系明羽师生研学场景，均由以莱提供。